

七月的第一天，人人都在慶祝回歸十周年，有線新聞台正在報導各樣的慶祝活動盛況。可是，畫面下方那條由右至左不斷滾動的新聞頭條撮要，當中的一段消息，卻讓我感到非常愕然。我立即飛撲到電腦面前，在 google 搜索楊德昌這名字，心想，也很希望這消息是未經證實的。然而換來的卻是更確實的結果。他真的走了。

我本人不認識他，也素未謀面，但我對他是打從心底裡的尊敬和佩服。已忘記是什麼時候，我是從修讀過電影課程的朋友口中認識楊德昌這個人。有趣的是，談楊德昌總會提起侯孝賢。談侯孝賢又定必會聯想起《悲情城市》。同樣，《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和《恐怖分子》也就很自然成為談論楊德昌時的主要話題。我當時對台灣電影認識不多，也未曾深入看過這兩位導演的作品，所以對他的印象也很模糊。不過經朋友稍為介紹後，我相信，他對台灣電影應該有相當的影響力。

之後過了一段時間，楊德昌在康城影展獲得最佳導演獎。新聞報導中看到他一頭灰白色的頭髮，帶著樸實的黑框眼鏡，記憶中應是我首次看到他真正的模樣。他淡淡的微笑著，輕鬆地踏上頒獎台，未有機會看到他接過獎項，鏡頭一轉便是《一一》的電影片段，此刻心裡便對他有更深刻印象。不久，《一一》在香港正式上映，便成為我接觸楊德昌的第一部電影。

只是當時沒料到，這也竟是他的最後一部作品。

大學時期，如果時間分配得宜，其實是可以有很多機會走去看電影的。那個時候，相信是我看電影看得最多的日子。無論是在戲院抑或在家看影碟，所有我有興趣的都會去看。我對亞洲電影，尤以中港台的特別有親切感，也特別渴求。這當然也要視乎什麼題材和類型。所以《一一》上映，我當然不會錯過。雖然說不上是瘋狂影迷，但到目前為止，有兩部電影是因為我太喜歡而獨個兒走進戲院看過超過兩次或以上的。《一一》便是其中之一，兩次離開戲院時我都帶著很滿足的感覺，一種很實在，好像從電影中得到一些什麼似的。這可能是因為隨著年齡和所接觸的事物愈來愈多，觀點與角度也開始有所轉變，感受的也特別深吧。

《一一》的課題很大。那涉及了一個家庭，以及人生的每個不同階段的深入描寫。我那時看了一些專訪楊德昌的文章，知道原來《一一》的劇本早在正式投入製作的十多年前已構思出來，只是他覺得由於當時的人生閱歷和經驗尚淺，還未能夠完全掌握這個題材，才把未完成的劇本暫時擱下。我到現在也很佩服他的這個決定。將自己的人生投入於自己的創作之中，與自己的成長經歷互相緊扣，是一個多麼美妙的過程。那種態度和情操，是對電影藝術的一個無私奉獻。所以，《一一》於我而言，是一部完美的藝術作品。而亦因為《一一》，讓我對楊德昌這位導演留下一個非常好的印象，甚至可以說，他頓時成為我最喜愛的導演之一。

其實，那時還有衝動想看第三次的，但我不想讓自己太過沉迷，而且，好野雖然唔怕多，但我相信少食多滋味。要我們慢慢回味，或許才是楊導演寫《一一》的目的，希望我們在自己的生活中

領悟出一些什麼來吧？

懷著敬佩的心情，我先後購買了他的一些電影作品。我那位朋友所介紹的、談楊德昌時定必出現的兩部作品便理所當然成為我的主要目標。我已經記不起是先看哪一部了。我只記得看《恐怖份子》的時候，我很留心它的拍攝手法和鏡頭運用。朋友說在電影課程中楊德昌的電影也是教材之一，於是我便從學術研究這角度去欣賞那些鏡頭畫面，同時也更深入的去了解劇情，希望從中明白多點這部電影的意思，當中又帶給我另一種樂趣。

我很記得那天下午在家裡看片長四小時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劇終時，我呼了一口氣。並不是因為「終於完場了」，而是覺得有點喘不過氣，也替電影裡的人物，和那段令人感慨的青春嘆息。或許當時是太投入了吧，那一刻的心是沉甸甸的。同時我也很激動，因為我剛看過了一套非常精彩和厲害的作品，我實在不懂得形容，但相信愛看電影的人會明白那是什麼樣的心情。電影給我一種很原始的感覺，一切應該出現的友誼、暴力、愛情、親情、理想什麼都有了，唯獨是沒有希望。這種悲觀的態度，其感染力於我而言非常巨大。那種沉重的感覺，有一段時間揮之不去。

在他的創作生涯裡面，到底他有多少遺憾、有什麼未完成的創作心願、有什麼電影仍想開拍……這些我都不可能知道。但至少我知道的，是他的電影曾經真正的打動了我，讓我大開眼界之餘，也感受到一位導演對創作的熱忱和對電影藝術的貢獻，甚至往後的影響力，會是如何巨大。

這幾天，我不斷在網上閱讀了一些懷念楊德昌的文章。當中有些曾經和楊德昌共事，又或者是他的好友身分去懷念他。原來在他離開以後，我才有機會從這些文字當中更深入去認識這位導演。字裡行間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說楊德昌是一個非常沉默和低調的人。其實自《一一》以後，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在籌備和製作一部動畫。不過這也是好幾年前的事了。之後每隔一段時間我都會上網打探一下他有什麼新動向，不斷期待他下一部作品。只是從來都找不著，而以後，也不會找到了。

楊導演，你的離去是多麼讓人難過和惋惜。如今我只能在這裡遙遠的向你說一句：謝謝你，謝謝你帶給我一個如此美妙的光影經歷。

看著自己寫的這一段文字，忽然覺得，我也老了。

潘字頭

2007.7.05